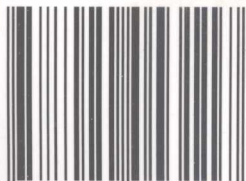

扬州评话探讨

[丹麦]
易德波著



ISBN 7-02-005311-4



9 787020 053117 >

ISBN 7-02-005311-4 定價：50.00 元

揚州評話探討

[丹麥] 易德波 著

米鋒 易德波 譯

李今芸 校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著作權合同登記圖字 01 - 2006 - 2483

本書根據英文原著翻譯出版

The Oral Tradition of Yangzhou Storytelling

© 1996 Vibeke Børdahl

Curzon Press, Richmon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揚州評話探討/(丹麥)易德波 著;米鋒,易德波 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311-4

I.揚… II.①易…②易…③米… III.揚州評
話-文學研究 IV.I207.3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09096 號

責任編輯:張福生

責任校對:鄭南勛

責任印制:董文權

揚州評話探討

Yang Zhou Ping Hua Tan Tao

[丹麥]易德波 著

米鋒 易德波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中國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350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7.75 插頁 3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02-005311-4

定價 50.00 元



摄影 P. E. Børdahl

作者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新編序言

《揚州評話探討》本來是 1996 年英文版 *The Oral Tradition of Yangzhou Storytelling* 一書的中文名字，由已故陳午樓教授在 1995 年提名，書法家于文禱先生書寫。目前這個書名的題字再次用作爲中文版本的“真名”。中文版不僅是英文作品的翻譯，還有一些新的補充和修改。

我收集的錄音、錄像原始材料在 1996 年到 2003 年期間增加了一些很重要的表演錄音。1996 年 8 月在哥本哈根北歐亞洲學院 (NIAS) 舉行“現代中國口頭文學國際研討會”時，特地邀請了五位揚州評話藝人參加會議：“王派水滸”的王筱堂 (1918—2000)、李信堂、惠兆龍，“吳派三國”的費正良 (費力) 和“戴門西游記”的戴步章 (1925—2003) 都作爲會議的特別來賓。揚州評話藝人一面參加會議的討論，一面也在國際觀衆前演出。由丹麥民俗學院 (Danish Folklore Archives)，Svend Nielsen，負責全程錄像，同時丹麥的攝影家 Jette Ross (羅愛德) (1936—2001) 拍攝很多黑白照片。這些錄像、照片以後也成爲我的研究材料很重要的一部份，參見“專案錄音，錄像”的目錄。中文本第二部份加上了費正良和戴步章 1996 年在哥本哈根表演的書段，也穿插了很多羅愛德的照片。

1997 年我和羅愛德一起再次訪問揚州。當時我們合作編輯 1996 年研討會的論文集 *The Eternal Storyteller—Or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中文名字：中國說唱文學)，該書 1999 年出版。同時也在準備另一本新書 *Chinese Storytellers—Art and Life in*

the Yangzhou Tradition (中文名字:揚州古城與揚州評話), 2002年出版。那次我們專訪“康派三國”的傳人高再華。高先生為我們表演“三國”裡“看病”這一精彩的書段, 我們一面錄音、錄像, 一面拍攝照片。本書第二部份加上了這篇材料。

書裡專門研究的材料, 即揚州評話“王派水滸·武十回”當中的“武松打虎”開頭的書段, 本來主要是根據“王派”的傳人學的。1996年, 英文本出版的那一年, 我還沒有機會聆聽揚州評話大師王少堂(1889—1968)的錄音, 而1998年經過揚州電視臺李新先生的幫助, 我找到王少堂1961年給南京廣播電臺表演的“武松打虎”開頭書段一個錄音(拷貝)。經過費力先生的幫助, 我又得到了王麗堂1998年給中央電視臺表演的“武松”五十天書的錄音帶(拷貝)。2003年當我跟丈夫一起訪問揚州的時候, 我們聽說年輕的評話藝人馬曉龍正在鎮江表演“王派水滸”的“盧俊義”, 於是就專程去鎮江聽書。幾天後馬曉龍先生回到揚州, 為我們表演了“打虎”開頭的小段, 也允許我錄了音。這樣, 我的“打虎”材料就更加全面了, 中文本第二部份總共收有“王派”四代藝人的錄音原料, 而且關於王少堂的語音、語法、文體和敘述的特點在中文本的第一部份也略提供了一些看法(另見參考書目: Børdahl 2003, 2004)。

1998年10月揚州評話“王派”的藝人任繼堂(任德坤)和揚州電視臺的攝影家一起訪問挪威和丹麥, 準備攝制關於我的研究的電視節目(之後節目定名為“易德波與揚州評話”, 並獲得了2000年全國性的獎)。1998年任繼堂在挪威奧斯陸大學, 丹麥國家博物館, 哥本哈根大學的亞洲學院和哥本哈根的一些小學、中學都數次表演。這些表演的錄音、錄像同樣收為本研究的原始材料。中文本第二部份加上了當中一個書段。

以上所提到的從1996至2003年表演材料當中的某一些書段子, 跟以前所錄下來的表演, 同樣被謄寫成漢字(記錄方法, 請見第二章), 作為中文本的補充參考資料。

此外我還要提到其他方面的揚州評話表演錄像的材料：2000至2003年在揚州舉行“中國說書的系統記錄”的項目。這個項目是將揚州評話的四家藝人：戴步章、費正良、高再華和任繼堂的全書表演錄製成VCD光碟，一共360個小時的評話表演，均在揚州錄製，共四套在北京、臺北、華盛頓和哥本哈根的收藏研究文獻的重要圖書館里保存。2004年出版的《揚州評話四家藝人全書表演錄像目錄》，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寫的，英文名字 *Four Masters of Chinese Storytelling—Full-length Repertoires of Yangzhou Storytelling*（易德波、費力和黃瑛編輯，見本書的“參考書目”）是這個項目的一本專題著作和表演目錄。錄像集為中國說書的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來源：這是首次完整地把評話藝人的書目一部一部以每日的書段作為單元，並完全按照藝人自己的敘述方法和分段習慣進行錄像（沒有任何縮減，也沒有重新編排或為其他的目的而作改動）。

中文本第二部份附上的“專案錄音、錄像”是1986年至2003年收集的全部口頭表演的目錄。每位藝人的名字之下列出了上所提到的表演錄音、錄像的材料，包括“中國說書的系統記錄”，即《揚州評話四家藝人》的材料在內。我認為雖然不能全部深入分析這些材料，但都應作為本研究的背景和泉源。

英文本當然本來是面對西方讀者寫的，而且腳註裡所提到的參考書目也是為了西方讀者準備的。這種“向西”的傾向在中文本並沒有改變，因為我相信出版中文本的意義之一正好在於為西方的和中國的對口頭文學的研究架一座橋樑。然而在翻譯過程中，很多處不僅只是翻譯過來的，而經常是一種修改重寫。一則是因為英文的說法有時不很方便直接翻成中文，二則是因為我在某一些地方改變了看法，三則是因為加上了新的材料而稍微作修改。

本書的翻譯工作前後歷經近四年，2001年開始於哥本哈根丹

麥人文高等學院 (Danish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也得到該學院的經濟支持和精神鼓勵。從 2002 至 2005 年又得到丹麥人文研究協會 (The Dan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the Humanities) 的支持和資助, 翻譯工作得以在北歐亞洲學院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 繼續下去; 對這兩個學院提供的極其優厚的研究條件, 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十年來我得到了北歐亞洲學院出版社 NIAS Press 的主編 Gerald Jackson 的很多幫助, 我關於揚州評話的研究很大部份包括本書的英文本在內是由他出版的。NIAS 出版社又協助出版本研究的中文本, 而且幫助我把書裡的插圖重新整理排列, 這方面我對 Donald B. Wagner 致以誠摯的謝意。這裡同樣感謝揚州大學的黃瑛女士的幫助, 她把書裡兩個最近得到的書段, 即王麗堂說的“打虎”和馬曉龍說的“打虎”都謄寫成漢字。當翻譯工作快要結束的時候,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石琴娥女士幫助我跟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聯繫, 而且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本翻譯極其快速地肯定和給予鼓勵。李今芸博士、許馨燕女士和馮一寧女士都做了很仔細的校對工作, 謹致謝忱。我也特別感激丹麥大龍基金會 (Daloon Foundation, 也稱 S. C. Van Foundation), 對本書的出版給予慷慨的資助。我趁此機會向有關的機關和朋友致謝。

最後, 我想表示對我的兩位翻譯合作者——米鋒和李今芸深深的感激。沒有她們的堅定不移的態度, 苦心孤詣的工作方法和熱情友誼, 就沒有這本中文的翻譯本。

Vibeke Børdahl

易德波

2005 年 5 月 9 日于奧斯陸

音標記錄、語法縮寫詞等的說明

音標記錄等

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是用拼音記錄的，以斜體字標誌，例如 *pinyin*。

*

揚州方言的發音一面是用音位音標方法記錄的，以斜線括號 / / 標誌，一面是用國際音標 IPA 記錄的，以方括號 [] 標誌。揚州方言的音位音標系統在第三章裡略有介紹，請見圖表三。至於其仔細解釋，請見 Børdahl 1977 (參考書目)。揚州方言的發音與揚州評話藝人的發音特點主要在第三章裡處理，而且這裡也用國際音標記錄舉例。國際音標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是根據 1989 年的系統，參見 *Language* (語言) 1990, Vol. 66, No. 3, p 551.

* *

口傳書目和口頭表演的書段用引號標誌，例如“王派水滸”、“武松打虎”。書面文學和印刷出版的評話書目用括號《 》標誌，例如《水滸傳》、《武松》。

* * *

本書第二部份，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一共記錄十六場口頭表演的書段。第一部份裡分析揚州評話各種方面的時候，經常從這些材料舉例。以下說明每一位藝人的表演的縮寫方法：

- | | | |
|--------|-------|----------|
| “武松打虎” | 王少堂口述 | 縮寫:WS |
| “武松打虎” | 王筱堂口述 | 縮寫:WX |
| “武松打虎” | 王麗堂口述 | 縮寫:WL 98 |

“武松打虎” 李信堂口述 縮寫:LX
“武松打虎” 任繼堂口述 縮寫:RJ
“武松打虎” 陳蔭堂口述 縮寫:CY
“武松打虎” 馬曉龍口述 縮寫:MX
“潘金蓮與武大郎” 任繼堂口述 縮寫:RJ 98
“巧遇周侗” 惠兆龍口述 縮寫:HZ
“武松大鬧飛雲浦” 王麗堂口述 縮寫:WL

“斬顏良” 費正良口述 縮寫:FZ 96
“看病” 高再華口述 縮寫:GZ
“葫蘆谷” 費正良口述 縮寫:FZ
“華容道” 徐幼良口述 縮寫:XY

“仙莊投宿” 戴步章口述 縮寫:DB
“通天河” 戴步章口述 縮寫:DB 96

每次舉例提到該表演的來源,即用縮寫的方法,而且再說明舉例來自該表演記錄文本的第幾頁上、中、下,例如:王筱堂口述的“武松打虎”記錄文本第3頁下部是這樣寫的:WX [3:下]。

V. (Variant), 舉例稍有區別。

語法縮寫詞等

語法術語是根據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68, 和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翻譯,商務印書館,北京 1979 年出版。以下說明所利用的語法術語的縮寫方法:

名詞

名詞 N

專名 Nr

處所詞 Np

時間詞 Nt

D-M 複合詞 D-M

N-L 複合詞 N-L

區別詞 D

量詞 M

方位詞 L

代名詞 Pr

動詞和其他詞類

動詞 V(形容詞 A,副動詞 Vx)

介詞 K

副詞 H

連詞 J

助詞 p

嘆詞 I

句法結構

主語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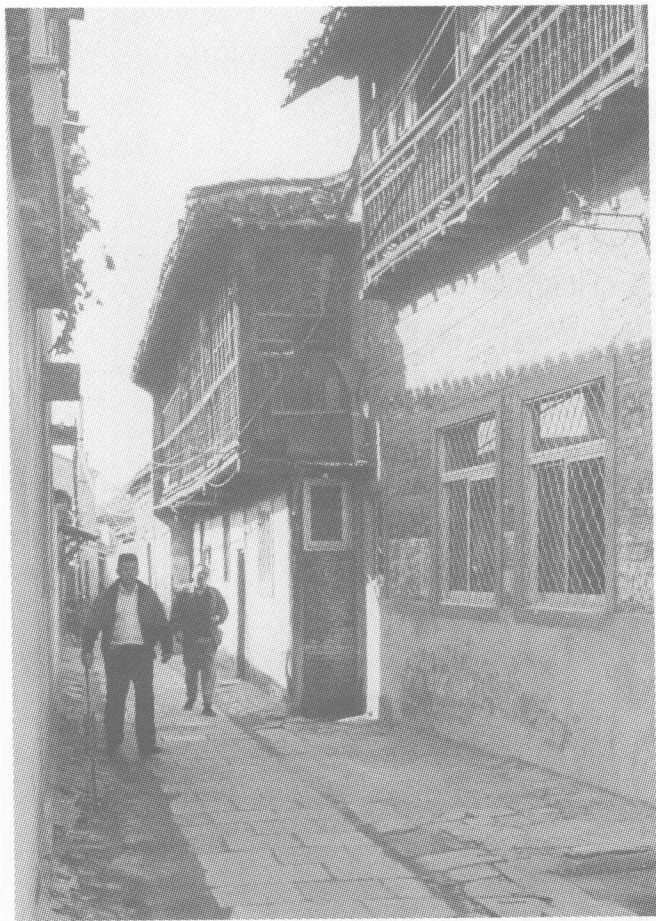
謂語 P

賓語 O

動補結構 V-R

專用的漢字與方塊框的用法

口頭表演的書段是完全根據錄音帶的內容記錄的。因為揚州方言某一些說法、助詞、嘆詞、後綴等，沒有通用的漢字，所以我們借一些同音字用方框標誌。揚州方言裡有兩個動詞後綴，即 - 著 /zu/，和 - 着 /za' /，這種區分寫法不是隨便記錄的，而是根據方言發音和語法習慣記錄的。



揚州說書中心,教場地區碧螺春巷

前 言

巷連巷，巷套巷，
長巷子裡面套短巷。

揚州諺語

1967年我在巴黎準備關於中國方言的碩士論文時，認識了老家在揚州的朱家訓先生，他熱情地幫助我進行對他的母語方言的研究。那時，在他工作的飯店裡，他不是唯一說揚州話的人，還有其他的同鄉，他們之間彼此說揚州話。朱先生的同伴們紛紛告訴我他很會講笑話和故事。當我爲了研究的目的錄製朱先生的話語時，工友中的一兩個常常會站在旁邊，極有興趣地聆聽。我當時的研究僅限於語音學，所以朱先生提供給我的材料，包括所錄下音的小笑話和老故事，我只從發音的角度來分析它們。在我專注地進行音韻的分析的同時，也享受着他幽默的獨白表演。我幾乎根本沒想到：這樣的業餘消遣活動會是口頭娛樂這個大傳統的縮影。

大約二十年以後，我在爲北歐的讀者編《明清章回小說選》時，對小說裡所謂的“說書體”越來越感興趣，也意識到最具聲望的中國說書傳統之一是在揚州。並且，揚州的說書藝術——揚州評話，仍然還存在着、上演着，而且用當地的方言說書這個傳統一代又一代地被繼承着。

1986年我第一次去揚州調研口傳文學的情況，在短暫的訪問

期間，揚州師範學院（揚州大學的前身）邀請說書藝人李信堂跟我見面，他使我初嘗了說書藝術的滋味。李先生爲我說了一些小笑話，也表演了一些評話小段子，之後還設法送給我一個“武松打虎”的錄音，這是我第一次獲有揚州評話的錄音。1989年我再去揚州做三個月的專題性研究時，發現在大光明書場有長達二三個月連續的每日說書活動。於是，我就常常去市中心的書場聽書，當時天天下午兩點到四點有評話表演，藝人是定居上海的揚州人鄧少南先生。

於此想強調一下：爲本研究收集材料，我進行了穿街走巷的“田野調查”。在揚州城裡，我平時在街上走，或去小飯館吃點東西，或到小賣部攤子上購買日用品，都會碰到當地的人問我爲什麼到揚州來。當他們得知我調查揚州評話的目的以後，大都表現得很熱情。其中一些人開始通過他們的朋友關係，主動幫助我。這些偶爾的接觸使我得以通過他們的相識、或間接的朋友，與某位說書藝人聯繫上。就這樣，我被邀請去參加一些在學校或者賓館進行的某些表演，或者是藝人被這些熟人帶到我在大學的宿舍來跟我見面。

某一次的巧遇對我來說是特別的重要。早在1986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對我提到了揚州陳午樓教授的名字。而我與陳教授的見面，卻是三年之後的事，也是“穿街走巷”的結果。1989年的一天，我到一家書店向店員打聽購買揚州評話方面的書時，他說他的鄰居是研究揚州評話的學者，建議我上門造訪。次日我按地址找上門，不曾想到這位店員的鄰居就是陳午樓。從該日起，情形就急轉直下了。陳教授認識揚州評話圈內所有的藝人，也與當中許多人有私交。憑着滿腔的熱情和精力，陳教授不錯過任何機會把我引薦給他所熟識的藝人們。我們幾乎每天都騎着自行車，穿梭往來在揚州的大

街小巷裡，到藝人的家中走訪、討論、錄音。那個春天，我們還沿着長江騎車旅行了兩天，乘船渡江，到鎮江去訪問王筱堂先生並在鎮江書場裡聽書。



作者和陳午樓教授騎自行車跑巷子訪問說書藝人

1992年我又一次走訪揚州，我的評話藝人朋友們盡一切可能幫助我，邀我看特殊的表演，安排見面會對說書藝術進行討論，幫助我取得所缺的材料，等等。我甚至被戴步章先生收為“徒”，他還鼓勵我像學藝徒弟一樣練基本功，就是說，天天要到他的位於老說書區教場的家中去報到。每次我去，戴先生的朋友，老藝人、學者或票友，都來談論一些有關他們活動的事情。我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分子，他們對我研究工作的關心，無疑對我個人事業的發展極為重要，並也對我研究資料的選材方向起了積極的影響作用。藝人

之中，戴步章先生是我的良師兼益友，他不僅積極地把我介紹給其他藝人，幫助我安排與藝人們討論以及錄音的會面，而且還要求我體會一些藝術的“內在”，逐字逐句地從頭教導我。最後他還把承自父親——揚州評話戴派創始人——的“止語”（又稱醒木）送給我。

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揚州的那些評話藝人，能讓我將他們的表演錄製下來並進行研究討論。無論在書場還是在家中，說書總具有一種神聖感和嚴肅感，傳達了一種偉大藝術蘊含的特殊氣氛。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當中，錄音帶只能凍結和保存其某些方面。藝人王筱堂、李信堂、任德坤和陳世勇按照我的願望，各表演了“水滸”中的“武松打虎”一段，以使我可以把原來的計劃落實。藝人惠兆龍說了武松另一段書。費力、徐幼良和戴步章先生給我提供了“三國”和“西遊記”的表演段子。陳世勇後曾來挪威和丹麥，參加關於說書的學術研討會和電臺節目製作，同時也提供給我機會錄製他書目裡更多的書段。說“三國”的高再華先生和沈蔭彭女士，說“清風閣”的王銘宏和楊明坤先生，說“三俠劍”的鄧少南先生，演揚州弦詞和揚州清曲的沈志鳳女士和李仁珍女士，他們的表演錄音雖然超出了本書詳細討論範圍，但是這些藝人的表演使我經驗更豐富而錄音的材料屬更大的一個集合（見第二部分的“專案錄音、錄像”）；廣陵文化站的領導朱祥生先生對表演錄音和研討場合等方面的積極支援，我也在此一起表示感謝。

在揚州藝人的環境裡，我得到的友情和支援是我從來都不能想像的。把畢生精力獻給揚州評話研究的陳午樓先生，毫無保留地用其所知來支援我的研究，並且像對待女兒一樣幫助我。他為本書命名，並請他的書法家朋友于文禕題寫封面書名。評話藝人兼揚州曲藝的研究者費力先生給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把第二部分的磁帶內容轉寫成漢字。費力先生極其豐富的經驗